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詩曰

昔日眉山翁、無事強說鬼、
何取誕怪言、陰陽等一理、
惟令死可生、不教生媿死
晉人頗通玄、我怪阮宣子

晉時有箇阮脩、表字宣子、他一生不信有鬼、特做一篇無鬼論、他說道今人見鬼者多說他着活時節衣服、這等說起來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一日有个

書生來拜他、極論鬼神之事、一个說無、一个說有、兩下辨論多時、宣子口才便捷、書生看看說不過了、立起身來道、君家不信、難以置辨、只眼前有一件大証見、身即是鬼、豈可說無、即言畢忽然不見、宣子驚得木呆、嘿然而慙、這也是他見不到處、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爲鬼、豈有沒有的道理、不止是有、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來顯靈的、所以古人說、當令死者復生、生者可以不媿、方是忠臣義士、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箇、只爲欺死鬼無知、若是見了顯靈的、可也害怕哩、宋時福州黄閭人劉監稅

的兒子四九秀才、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爲妻、後來死了三个月、將去葬于鄭家先隴之傍、旣掩壙、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菴飲酒、忽然一个大蝶飛來、可有三寸多長、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趕逐不去、劉秀才道、是怪異、戲言道、莫非我妻之靈乎、倘陰間有知、當集我掌上、剛說得罷、那蝶應聲而下、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將有一刻光景、然後飛去、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坐客多來觀看、劉秀才恐失掉了、將紙包着、叫房裏一个養娘、交付與他藏了、劉秀才念着鄭氏、嘆息不已、不覺淚下、正在悽惶間、忽見這

个養娘走進來道、不必悲傷、我自來了、看着行動舉止、聲音笑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衆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到晚回家、竟走到鄭氏房中、開了箱匣、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盡多拿出來、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家人正皆驚駭、他竟走出來對劉秀才說道、我去得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某妾說甚麼話、某僕做甚勾當、一一數來、件件不虛、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把這養娘認做是鄭氏、與他說話、全然無異、也只道附幾時要去的、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拉了劉秀才、

同睡雲雨歡愛、一如鄭氏生時一般。明日早起來區處家事、簡較莊租、簿書、分毫不爽。親眷家聞知、多來看他。他與人寒溫款待、一如平日。人多叫他做鬼小娘。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庄僕。見說此事、急來看看女兒。女兒見了、不認是父親、叫他的名字罵道、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何為不還。叫當直的拿住了要打。討饒纔住。如此者五年。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養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醒來仍舊如常。問他五年間事、分毫不知。看了身上衣服、不勝慙愧、急脫卸了原做養娘本等去。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然只不

過一時間事、沒有幾年、價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不下、又要照管家事、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怎說得个沒鬼、這个是借生人的了、還有个借死人的說來時

直叫小膽驚欲死、任是英雄也汗流、
只為滿腔寃抑事、一宵鬼話報心仇、

話說會稽嵊縣、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為何叫得鹿胎山、當時有一个陳惠度、專以射獵營生、到此山中、見一帶胎麀鹿、在面前走過、惠度腰袋內取出箭來、搭上了、一箭射去、叫聲着、不偏不側、正中了鹿的頭

上、那隻鹿帶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兩跳、早把个小鹿生了出來、老鹿既產、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乾淨了、然後倒地身死、陳惠度見了、好生不忍、深悔前業、拋弓弃矢、投寺爲僧、後來鹿死之後、生出一様草來、就名鹿胎草、這个山原叫得剡山、爲此就改做鹿胎山、山上有个小菴、人只叫做鹿胎菴、這个菴苦不甚大、宋淳熙年間、有一僧號竹林、同一行者在裏頭居住、山下村里名剡溪、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所在、里中有个張姓的人家、家長新亡、將入殯殮、來請菴僧竹林去做人植功德、是夜裏的事、竹林

叫行僮挑了法事經箱、隨着就去時巳日暮、走到半
山中、只見前面一个人叫道天色晚了、師父下山到
甚處去、擡頭看時却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个秀才
姓直名諒、字公言、兩人相揖巳畢、竹林道官人從何
處來、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麽好直生道、小生從縣
間至此、見天色已晚、特來投宿菴中、與師父清話、師
父不下山去罷、竹林道、山下張家主翁入殯、特請去
做佛事、事在今夜、多年檀越人家、怎好不去得、只是
官人已來到此、又沒有不留在菴中宿歇的、事出兩
難、如何是好、直生道、我不宿此、別無去處、竹林道只

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直生道我輩大丈夫氣吞湖海鬼物所畏有甚沒膽氣處你每自去我竟到菴中自宿罷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明日歸來罰做一个東道請罪罷直生道快去快去省得為我少得了襯錢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罷好竹林就在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道官人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肚中飢餓時厨中有糕餅竈下有見成米飯食物多有隨你權宜喫用將就過了今夜明日絕早小僧就回托在相知敢如此大膽查勿見責直生取笑道不要嚇進門去撞着了什麼鬼

知此夜受用可

忌的人、在裏頭、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道、山菴淺陋、料没有婦女藏得、不妨不妨、直生道、若有在裏頭、正好、我受、用他、一夜、竹林道、但憑受用、小僧再不奧酬、大笑而别竹林自下山去了、直生接了鑰匙一徑蹊上山來、端的好夜景、

樓鴉爭樹、宿鳥歸林、隱隱鐘聲知是禪關清梵、紛紛烟色看他比屋晚炊、徑僻少人行、惟有樵夫肩擔下山深無客至、并稀稚子候門迎、微茫幾點疏星、尸前相引、燦爛一鈎新月、木末來邀、室內知音、祇是滿堂木偶、庭前好伴、無非對座金剛、若非德

重鬼神欽也要心疑魍魅乇、

直生走進菴門、竟趨禪室此時月明如晝、將鑰匙開了房門、在佛前長明燈內點个火起來、點在房中了、到竈下看時、鉢頭內有炊下的飯、將來鍋內熱一熱、又去傾瓶倒罐、尋出些笋乾木耳之類、好些物事來、（僧房必無之）笑道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喫喫、把飯喫飽了、又去燒些湯、點些茶起來喫了、走入房中、掩上了門、展一展被臥、待當息了燈、倒頭便睡、一時間睡不去、還在翻覆之際、忽聽得扣門響、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隣旁別無人跡、有何人到此、必是山魈木魅、不

非有膽者此時亦[illegible][illegible]矣

去理他、那門外扣得轉急、直生本有膽氣、毫無怖畏
大聲道、汝是何物、敢來作怪、門外道、小弟是山下劉
念嗣、不是甚麼怪、直生見說出話來、側耳去聽、果然
是劉念嗣聲音、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恍忽之中、要
起開門、想一想道、劉念嗣已死過幾時、這分明是鬼
了、不走起來、門外道、你不肯起來、放我、我自家會走
進來、說罷、只聽得房門砉砉有聲、一直走進房來、月
亮裏邊、看去、果然是一个人、踞在禪椅之上、肆然坐
下、大呼道、公言公言、故人到此、怎不起來相揖、直生
道、你死了、為何到此、鬼道、與足下往來甚久、我元不

曾死、今身子見在、怎麼把死來戲我、直生道、我而今想起來、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我于某日到你家送塟、塟過了纔回家的、你如今卻來這里作怪、你敢道我怕鬼、故戲我麼、我是鉄漢子、膽氣極壯、隨你甚麼千妖百怪、我決不怕的、鬼笑道、不必多言、寔對足下說、小弟果然死久了、所以不避幽明、昏夜到此尋足下者、有一腔心事、要訴與足下、求足下出一臂之力、足下許我、方才敢說、直生道、有何心事、快對我說、我念平日相與之情、倘可用力、必然盡心、鬼嘆息了一會方說道、小弟不幸去世、不上一年、山妻房氏、即

便改嫁、嫁也罷了、凡我所有箱匣貨財田屋文券席捲而去、我止一九歲兒子、家財分毫沒分、又不照管他一些、使他飢寒伶仃、在外邊乞丐度日、說到此處、豈不傷心、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直生好生不忍、便道、你今來見我之意、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麼、鬼道、幽冥悠悠、徒自悲傷、沒處告愬、今特來見足下、要足下念平生之好、替我當官一說、申此冤恨、追出家財、付與吾子、使此子得以存活、我瞑目九泉之下、當効結草啣環之報、直生聽罷、義氣憤憤、便道既承相托、此乃我身上事了、明日即當往見縣官、爲兒申理此

事、但兄既殁無對証、只我口說、有何憑據、鬼道我一一說來、足下須記得明白、我有錢若干、粟若干、布帛若干、在我妻身邊、有一細帳在彼妝粧匣內、匙鑰緊繫身上、田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俱有文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時常放在床頂上、又有白銀五百兩、寄在彼親賴某家、開得往取幾番、彼家不肯認帳、若得官力、也可追出、此皆件件有據、足下肯為我留心、不怕他少了、只是兒子幼小無能、不是足下幫扶到底、成不得事、直生一一牢記、恐怕忘了、又叫他說了再說、說了兩三遍、把許多數目款項、俱明明

白白了、直生道、我多已記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只是你一向在那里、今日又何處來鬼道、我从去無罪、不入冥司、各處游蕩、看見家中如此情態、既不到陰司、没處告理、陽間官府處、又不是鬼魂可告的、所以含忍至今、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知足下在此山上、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求懇出力萬祈留神、直生與他言來語去、覺得更深了、心裏動念道、他是个鬼、我與他說話已久、不要爲鬼氣所侵、被他迷了、越心裏清時、打發他去罷、因對他道、劉兄所托既完、可以去了、我身子已倦、不要惱了我、睡覺說罷、就不聽見

此却無解，或因其自將有胆而出之，或亦追其下山自事乎。

聲響了，叫兩聲劉兄，劉念嗣並不答應了，直生想道已去，揭帳看時，月光朦朧，禪椅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動，直生道可又作怪，鬼既已去，此又何物，大聲咳嗽，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直生不理他，假意鼾呼，椅上之物也依樣鼾呼，及至仍前叫劉兄，他却不會應，直生初時膽大，與劉鬼相問答之時，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為異，此時精神既已少倦，又不見說話了，却只如此作影响，心裏就怕將起來，道萬一走上床來，却不利害，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椅上之物從背後一路趕來，直生走到佛堂中，聽得背後脚步

響想道、曾聞得人說鬼物行步、但會直前、不能曲折、我今環繞而走、必然趕不着、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那鬼物跟蹌走不迭了、撲在柱上、就抱住不動、直生見他抱了柱、叫聲慚愧、一道煙望門外溜了、兩三步并作一步、一口氣奔到山脚下、天色已明、只見山下兩个人前後走來、正是竹林與行童、見了直生道、官人起得這等早、為甚恁地喘氣、直生喘息略定、道、險些嚇死了人、竹林道、為何呢、直生把夜來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你們撇了我、在極越家快活、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今我下了山、正不知此物怎麼樣

此是一場好看的事

了竹林道好教官人得知我每撞着的事只你的還希奇哩直生道難道還有奇似我的竹林道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正要下棺樣動靈杵念過真言拋个須子揭開海被一看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里去了合家驚慌了前後找尋並無影响送殯的諸親多嚇得走了孝子無頭可奔滿堂閙沸連我們做佛事的没些意智只得散了回來你道作怪麽直生搖着頭道奇奇奇世間人事改常變怪不一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若不眼見說着也不信（信人也）竹林道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直生道要尋劉家的兒子與他說去竹林

道、且從容、昨夜不曾相陪得、又喫了這檔驚恐、而今且到小菴裏坐坐、喫些早飯再處、直生道、我而今青天白日、便再去尋尋昨夜光景看是怎的、就同了竹林、一行三个一頭說、一頭笑、躦上山來、

一肯兩地作怪、　閒說也須驚壞、
禪師不見不聞、　未必心無罣礙、

三人同到菴前、一齊擡起頭來、直生道、元來還在此、竹林看時、只見一个女人、抱住在堂柱上、行童大叫一聲、把經箱撲的摜在地上、了連聲喊道、不好不好、竹林啐了一口氣、有我兩人在此、怕怎的、且仔細看

看着竹林把菴門大開向亮處一看叫聲奇怪把个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直生道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正是這个依他說只該是劉念嗣的屍首今却不認得竹林道我仔細看他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敢就是昨夜失去的却如何走在這里直生道這等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可也奇怪得緊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一一寫了出來省得過會忘記了些竹林道你自做你的事而今這个屍首在此不穩便我且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

若認來不是、又作計較、連忙叫行童、做些早飯、大家喫了、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說山上有个死屍、抱在柱上有些像老檀越、特來邀請親人去看、張家兒子見說、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鄰里間聞得此說、盡道希奇、不約而同、無數的隨着來看、但見

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

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號天拍地、哭了一場、哭罷、拜道父親何不好好入殮、怎的走到這个所在、如此作怪、便請到家裏

里正或則保甲宗族頭目

去罷、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脫、欲用力折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內中有的道、新尸強魂、必不可脫、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張家是有力之家、便依着說話、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將屋梁支架起來、截斷半柱、然後連柱連尸倒了下來、挺在木板上了、才偷得柱子出來、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正要扛擡他下山去、內中走出一个里正來道、列位不可造次、聽小人一句說話、此事大奇、關係地方怪異、須得報知知縣相公纔

同驗看、方可、衆人齊住了手道恁地時、你自報去、里正道、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麼樣不見了、幾時走到這菴裏、怎麼樣抱在這柱子上、說得備細方可對付知縣相公、張家人道、我們只知下帖時、揭開被來不見了尸首、已後知是菴裏師父來報纔尋得着、這里的事、我們不知、竹林道、小僧也因做佛事同在張家、不知這里的事、今早回菴、方纔知道這菴裏自有个秀才官人、晚間在此歇宿、見他尸首來的、此時直生已寫完了帳、走將出來道、晚間的事、多在小生肚裏、里正道、這等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做个

証見直生道、我正要見知縣相公有話說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一擁下山同到縣裏來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嚷滿了縣堂知縣出堂問道、何事喧嚷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道地方怪異特來告明、知縣道、有何怪異里正道、剡溪里民家張某新死入殮、尸首忽然不見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菴中抱住佛堂柱子、見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見得來時明白、今本家連柱取下、將要歸家、小人們見此怪異關係地方不敢不報故連作怪之尸并一干人等多送到

相公台前、憑相公發落、知縣道、我曾讀過野史、亦人能起、喚名尸魘、也是人世所有之事、今日偶然有此、不足為異、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是怎麼樣的、直生道、大人所言尸魘、固是、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此尸非能作怪、乃一不平之鬼、借此尸來扎小生、求申理的、今見大人、當以備陳、只是此言未可走洩、望大人主張、發落去了這一干人、小生別有下情寔告、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案、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各自散去、單留着直生、問說備細、直生道、小生有个舊友劉念嗣、家事儘也

温飽身死不多時其妻房氏席捲家貲改嫁後夫致九歲一子流離道路昨夜鬼扣山菴與小生訴苦備言其妻所掩沒之數及寄頓之家明明白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臺下求理此項小生義氣所激一力應承此鬼安心而去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的鬼去尸存小生覺得有異離了房門走出那尸就來趕逐小生遇柱而抱幸已天明小生得脫故地方見此異事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令小生記其所言滿錄一紙大人台鑒照此單款爲小生一追使此子成立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亦是

大人申寃理枉救困存孤之大德也、知縣聽罷道世
問有此薄行之婦、官府不知、乃使鬼來求申、有媿民
牧矣、今有煩先生做个証明、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
直生道、待小生去尋着其子、才有主脳、知縣道、追明
了家財、然後尋其子來給還、未爲遲也、不可先漏機
關、直生道、大人主張極當、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
密地喚个小票、竟拿劉念嗣元妻房氏到官、元來這
个房氏、小名恩娘、體態風流、情性淫蕩、初嫁劉家、雖
則家道殷厚、爭奈劉生稟賦羸弱、遇敵先敗、儘力奉
承、終不愜意、所以得了虛怯之病、三年而歿、劉家並

無翁姑伯叔之親、只憑房氏做主、守孝終七、就有些耐不得、未滿一年、就嫁了本處一个姓幸的、叫做幸德、到比房氏年小三五歲、少年美貌、精力強壯、更善抽添之法、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只恨丈夫死得遲了幾年、所以一家所有、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連兒子多不顧了、兒子有時去看他、他一來怕晚夫嫌忌、二來兒子漸長、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終是得眼、只是趕了出來、劉家二字也怕人提起了、不料青天一个霹靂、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元妻房氏來、驚得个不知頭腦、與晚夫商量道、我身上無事、如何縣間

來拿我他票上有劉家二字莫非有人唆哄小業種告了狀麼及問差人討票看竟不知原告是那个却是沒處躲閃只得隨着差人到衙門裏來幸德雖然跟着同去票上無名不好見官只帶得房氏當面知縣見了房氏問道你是劉念嗣的元妻麼房氏道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知縣道誰問你後夫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死他的家事怎麼樣了房氏道原沒甚麼大家事死後兒子小養小婦人不活只得改嫁了知縣道你丈夫扎夢于我說你拐擄家私嫁了後夫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裡我一一記得

的你可實招來房氏心中不信賴道委實一些沒有知縣叫把拶來儹了拮房氏忍着痛還說沒有知縣道我且逐件問你你丈夫說有錢若干粟若干布若干在你家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田在某鄉屋在某里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你丈夫說錢物細帳在減粧匣內匙鑰在你身邊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放于床頂上如此明白的你還要賴房氏起初見說着數目已自心慌還勉強只說沒有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心中驚駭道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便就遮飾不出了只得叩頭道誰想老爺知得如

此備細委實件件真有的知縣就喚鬆了楲登時押去取了那臧粧與紫漆箱來當堂開看與直生所寫的無一不對又問道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某家可有的麼房氏道也是有的只爲賴家欺小婦人是偷寄的東西已後去取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還了知縣道這个我自有處當下點一个差役押了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回話又分付請直秀才進來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可見鬼之有靈矣今已押此婦尋他兒子去了先生也去大家一尋若見了同到此間

當面追給家財與他、也完先生一場爲友的事、直生
謝道、此乃小生分內事、就當出去找尋他來、直生去
了、知縣叫牢內取出一名盜犯來、密密分付道、我帶
你到一家去、你只說劫來銀兩多寄在這家裏的、只
這等說、我寬你幾夜鎖押、賞你一頓點心、賊犯道、這
家姓甚麼、知縣道、姓賴、賊犯道、姓得好、好、互賴他家
娘罷了、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押鎖了這盜
犯、一徑撞到這賴家來、賴家是个民戶、忽然知縣相
公擡進門來、先已慌做一團、只見衆人役擁擁知縣
中間坐了、叫賴其過來、賴其戰兢兢的跪倒、知縣道、

你良民不要做却窩頓盜賍麼、賴其道小人頗知禮法、極守本分的、怎敢幹此非爲之事、知縣指着盜犯道、見有這賊招出姓名說有現銀千兩寄在你家、怎麼賴得、賴其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那盜犯受過分付口裏便喊道、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的、賴其慌了道、小人不曾認得這个人的、怎麼誣得小人、知縣道、口說無憑、左右動手前後搜着、賴其也自去做眼、不許乘機搶匿物事、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得了口氣、打進房來、只除地皮不翻轉、把箱籠多搬到官面前來、內中一箱沉重、知縣叫打開來看、賴其曉得

有銀子在裏頭的着了急就喊道此是親眷所寄知縣道也要開看打將開來果然滿箱白物約有四五百兩知縣道這个明是盜贓了盜犯也趂口喊道這正是我刼來的東西賴某道此非小人所有乃是親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他起身再熙權寄在此豈是盜贓知縣道信你不得你寫个口詞到縣驗看賴某當下寫了个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押了个字隨着到縣間來却好房氏押出去尋着了兒子直生也撞見了一同進縣裏回話知縣叫賴某過來道你方纔說銀兩不是盜贓是房氏寄的麽賴某道是知縣

道寄主今在此可還了他果然盜情與你無干趕出去罷賴其見了房氏對口無言只好直看用了許多欺心卻被賺了出來又吃了一个虛驚沒與自去了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對直生道如此孩子正好提携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只須去交點明白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直生道大人神明奸欺莫遁亡友有知九泉啣感此子成立之事是亡友幽冥見托既仗大人申理若小生有始無終不但人非難堪鬼責知縣道先生誠感幽冥故貴友猶相托今鬼語無一不真亡者之靈與生

者之誣可畏可敬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却勘出此一宗來眞奇聞也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照帳目交收了物事將文契查了田房一一踏寔僉督了多是直生與他經理一个乞丐小厮遂成富室之子固是直生不負所托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彼時曉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故知得這等明白心中先有些害怕夫妻二人怎敢進拗一些後來曉得鬼來活現了一夜托與直秀才的一發打了好些寒噤暑暑有些頭疼腦熱就生疑惑後來破費了些錢鈔薦度了幾番方得放心可見人雖已

故之鬼不可輕負也有詩爲証

何緣世上多神鬼　只爲人心有不平
若使光明如白日　縱然有鬼也無靈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

詩云

睹色相悅人之情、個中原有真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真、就裡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等閒踹入風流陣、
饅頭不喫惹身羶、世俗傳名紮火囤、

聽說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箇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在這些貪愛上面、想出箇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

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箇小富貴、謂之紥火囤、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箇着了九箇道兒、記得有箇京師人、靠着老婆喫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做撞着、要殺要剮、直等出財買命、饜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箇了、有一箇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床裡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箇着了忙的、定是跳下床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箇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摟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寬鬆、伏

便殺不成了

妙妙

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囉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猪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搶起帳子、喊道、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捩了一捩、却不下手。潑皮道、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箇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箇大捍杖來、喝道、權寄頸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臂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潑皮道、打也

不錯也該受一枚兒其實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出了潑皮道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箇中人我與你

猜着心事

熟商量你要兩人齊[illegible]你嫂子是搖錢樹料不捨得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好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弄不成了不如你捨着嫂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鈔幫你買柴買米若要緊火園別討箇主兒弄弄須靠我不着的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

烏龜法社 結局編

場只得做了下倒縮了出去潑皮起來從容穿了衣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擺擺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　得便宜處失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箇院長相隨、到草橋、遇箇婦人、鬢髮蓬鬆、涕泣而來、一箇武夫着青紵絲袍、狀如將官帶劍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着幾扛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箇院長笑道、這番經紀做着了、士肅問道、怎麽解、院長道、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

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元來浙西一箇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簾下有箇婦人行走、姿態甚美、撩着了多次、心裡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攢着眉頭道、一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官人驚道、卻是爲何、小童道前歲一箇將官帶着這箇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箇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里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房臥行李、說道去半箇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盡

豈知非店家業債乃此官人業債耶

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賒了些時只等家主回來筭還主人辭不得一月供他兩番而今多時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業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麽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飲食我尋些喫口物事送他使得麽小童道這箇使得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裏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餡餅在店家討了兩個盒兒妝好了叫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婦人受

買酒菜之本又自何出

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個菜碟、
叫小童來荅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舍隔
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荅官人
即盪其酒來喫、篋内取出金杯一隻滿斟着一杯、叫
茶童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不推吃
乾了、茶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
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喫单杯、婦人又喫了、官人又叫
茶童下去致意道、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喫了他兩杯
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
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盤

來買嘴茶童道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娘子來了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個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箇肥偌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illegible]）過來呷嘬箇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賜小童叫他做着擡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他同坐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

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裡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裡。推說道，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閑着房門，竟自在婦人房裡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纔得兩晚，一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裡一箇長大漢子，大踏步蹡將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裡？驚得婦人手

脚忙亂面如土色慌荒壞了壞了吾夫來了那官人急閃了出來巳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箇男子在房裡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剩了行李裘皆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去適纔十來箇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那官人房裡的了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士肅聽罷道那里有這樣不睹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

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日見之事以爲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宜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脚折了偌多本錢還惱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　從傍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錄事進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

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游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簾簾內常有箇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裡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筍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揎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

柳絲只解風前舞誚繫惹那人不住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為多想是喜歡

撲非好來止當別自難乎

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麽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趺足歎賞、道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標緻、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箇提心吊胆、魂靈多不知飛在那里去了、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箇經紀、挑着一盤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則箇、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撇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

一箇渾成來、算一算、輸了一萬錢、宜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面臉通紅、恨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箇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正在嘆恨間、忽見箇青衣童子、捧一箇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箇深坑、儘能害客、痴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拗性酷貪、還是圖他撇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與不期會寡別于富既以之詩也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盒道趙縣君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里說起疑心是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箇宣教道你縣君是那箇與我素不相識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了本錢不曾得他一箇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忍偶然藏得此數箇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可惜止有得這幾箇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小童道大夫到

不必先猶也而後手生之

建康探親去了兩箇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敎聽得此話心裡想道他有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煞是好機會連忙走到臥房內開了箧取出色絲二端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小小生活二疋伏祈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箇柑子打甚麽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敎道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着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又

兒小童拿了幾鍱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寄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喫手製此數鍱送來奉用宣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心于他了好不徼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他身傍講得話做得事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菓品之類燙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廝怎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兒弟你是趙縣君心腹人兒我怎敢把你做等閒廝覷放心飲酒小童告過無禮喫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喫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

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宜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來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頑耍、宜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宜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宜教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宜教道、總是沒人在此、說說何妨、我既與他送東送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小童道說著我縣君容貌、真箇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裡頭摘下

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箇宣教道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先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揎將出來揎得重些繫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間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宣教道我不要是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宣教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裡面拜見一拜見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稱我願小童道這箇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歹討箇回音來覆官人宣教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叮囑

道是必要討箇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閑
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惓切就相見一面
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戚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
得兩番沒箇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
說宜教道也是也是怎生得箇名色想了一想道我
在廣裡來帶得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
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
一面何如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
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
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宜教道這箇自然

難道我就捱住在宅裡了不成；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宣教太喜過望、整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脚兩步走過屋前廳來小童進去禀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打從裡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

衣裳楚楚珮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挾上去真所謂容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裡

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真箇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箇肥偌口裡謝道屢蒙

偏作莊致使人可死

縣君厚意小子無可答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愧惶愧宜敎你在袖裡取出一包珠寶來捧在手中道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裡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裡面走了進去宜敎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曾說得一句俏俏的說話心裡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過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再

到裡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閒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腳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那宣教有個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個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叫他到家裡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里肯去被兩個幫閒的不由分說强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丁惜惜撒驕撒癡了一會兒

火脩如此

不得攏上東道來宣敎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唱箇歌兒嘲他道、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去纏誰似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當下吳宣敎没情没緒喫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像意起來却是身既到此沒及奈何只得勉强同惜惜上床睡了、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箇借這箇出火的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

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敘話宣教聽了這話
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
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裡專
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儘力一推推進床裡吳
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番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
殺我也用得力重了一個失脚跌進裡床喫了一驚
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
仍舊跨上身去了惜惜也在睡夢中醒道好饞貨怎
不好好的做出這個樞模樣吳宣教聽得惜惜
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夢撫們數遭自

已也失笑起來丁惜惜再四問問他你心上有何人
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宜教只把閒話支吾不肯說破
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
晝無夜一心只痴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忽
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
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
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宜教喜
道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箇禮節
見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
買了些時鮮菓品鷄鴨熟食各一盤酒一罇配成一

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說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口說道、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為敬、甚愧非海、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縣君回顧小童道、留官人喫了壽酒去、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既留下喫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

如在沒土人

罷竟自進去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趙縣君如散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裡須臾之間兩箇走使的男人擡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裡面捧出攢盒酒菜來擺設停當掇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箇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宣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果然趙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拙夫不在沒箇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恥奉陪宣教大

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箇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却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閑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閑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箇吳宣教心裡恨不得伸出兩隻臂來將他一把抱住却不好強留得他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裡邊

又傳話出來吽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却舐不着心裡好生不快有銀絞絲一首爲証

前世裡冤家美貌也人挨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幾遍相見意殷勤眼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箇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的天那陣兒迷 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

無情有情之間正可柔破楓閣矣而亦甚饒者不覺

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稍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板板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個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全放在盒內用個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多拜上縣君

昨日承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爲謝。小童道：「適得令夫宣教道，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封，萬勿漏洩。則箇。」小童咲道：「我是箇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簡。」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音，必當重謝。」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兆是精通，若有甚話寫去，必有回答。」宣教道：「千萬在意。」小童說：「不勞分付，自有道理。」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箇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文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絲

髮二縷挽着箇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鬒髮付幷刀　祇恐經時失儁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　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宜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縣君深有意于我了小童道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宜教道他剪髮寄我詩便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意小童道旣然有意爲何不受你珠子宣教道這又

有一說、這是一箇故事在裡頭、小童道、甚麼故事、宣教道、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後來思想他、恓惶、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却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麼、小童道、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欲、小童道、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然回來、却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去

取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箇、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爲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還珠垂淚古來痴、
知音但使能欣賞、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冰綃帕寫了、這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宣教道、也是用着箇故事、唐張籍詩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于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道、

可謂風流志誠種惜悞用于非人耳

道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過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喜歡只待好音丁惜惜那里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旨的官惟恐不時失悞了宣召那里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忖道平日只是我去挨光纔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里怎生對你說叫我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臥房裡卸了妝飾

新梳裹過了、叶我進去問説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説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裡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宜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説、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與、此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目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却要到內（恐升有妨、）室裡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着些是必有幾箇、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宜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

生纔安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箇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裡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宜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眞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日說我是老偸香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箇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當下與宜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麽人須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小童道這箇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箇動

靜即來約你同去宣教道快着些箇小童先去了吳
宣教急揀時樣濟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箇賽過潘
安强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　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　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
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礙
了宣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洒一洒衣裳隨着小
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衖裡轉了
一兩箇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懶梳妝模

此境若真死可銷魂

徐步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裡坐地一箇丫鬟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見房裡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案上酒殽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縣君道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別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絲之惠小子緊繫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

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閒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團團興兒直從腳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裡按納得住面孔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筯子也倒拿了酒盞也潑翻了手腳都忙亂起來覷箇丫鬟走了去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跪下道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箇縣君一把扶起道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者自前日博柑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自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冒禮忘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

不教你空回去了。略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宣教道我的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縣君笑道怎樣地饞得緊。即喚了鬟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蕩颺之際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雖然聽得有些詫異沒工夫得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癡想。忽然一個丫鬟慌慌忙忙撞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人回來了。縣君大驚失色道如何是好。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即忙自己幫着撒得桌上罄

淨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不由得不慌張起來道我却躲在那里去縣君也着了忙道外邊是去不及了引着宣教的手指着床底下道權躲在這裡面去勿得做聲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着了人左右看着房中却別無躲處一時慌促沒計奈何只得依着縣君說話鑽着床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齷齪且喜床底寬濶戰陡陡的蹲在裡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着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却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口裡道這一去不覺許久家裡沒事麼縣君着了忙的口裡牙

齒挺對兒厮打着回言道家家家裡沒事你你你如何今日纔來大夫道家裡莫非有甚事故麼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个模樣縣君道沒沒沒甚事故大夫對着丫鬟問道縣君却是怎的丫鬟道果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怎的宣教在牀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鬟的說話只是不敢夾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咤異好咤異縣君按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囫圇重復問道今日在那里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

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喫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脚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厨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裡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流滿地一直淌進牀下來蓋是地板房子鋪床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吳宣教正蹲在裡頭身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

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遮那些醃臢水未免有些窸

窸窣窣之聲大夫道奇怪牀底下是甚麼响敢是蛇

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丫鬟未及答應大夫急急

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

向牀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

霸王初入垓心內　張飛剛到灞陵橋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个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舉

君支吾道敢是个賊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像

看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慌張元來

你在家養着奸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

户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个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衆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細做一團聲言道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裡弔着明日臨安府推問去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荅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盪酒來我喫着消悶從人丫鬟們多慌了急去灶上撮哄些嗄飯盪了熱酒拿來大夫取个大甌一頭喫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喫得不少了不覺懵懵懂懂去靠卓

悄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个多不好了為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裡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間大夫醒來口裡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裡去眾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着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才忝為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叢聯

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到公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擡貴手饒過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大夫大笑道我是个官門把妻子來換錢麽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爲兩便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口輕你一个官我一个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麽宣教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還只是搖頭縣君在傍哭道我只爲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

寔遂在此

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
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當官對理
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
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
曾點污衆從人與丫鬟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
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曾犯着縣君只是暮夜
不該來此他旣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
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爲
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个死路罷了
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只爲要保全你這淫

婦要我忍這樣骯污小童忙擴到宣教耳邊廝低言道有了口風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多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只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曾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勅宣教郎吳某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内

寔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
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个字便叫放了他綁縛
只把領子拴了叫幾个方纔隨來家的帶大帽穿一
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
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此都聽熟了
這些道家人箇箇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
犀象之類狼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
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
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家人方纔住手倉

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箇火點在房裡了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箇小厮來盪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用了這幾時工夫纔得這箇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自解道還算造化哩若不是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

着述到底

亦可憐

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到還好个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來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心口相問不覺潸然淚下鬱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眼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裡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个小厮一步一步挨到裡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个人走動踪影只見幾間空房

如何起初不先打聽已打聽

連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忖道、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罄淨、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鄰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里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原非己、是用着美人之局、紮了火囤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个大夢一般、悶悶不樂、且到丁惜惜家裡消遣一消遣、惜惜接着宣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你向來有了

心上人、把我冷落了多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如何只是嗟嘆、像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不得對人告訴、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癡心、落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說我敢也先點破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紮了一个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的歪剌貨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撇

得我好、也叫你受些業報、宣教滿臉羞慚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伴所有剩得不多、衏衏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覺怏怏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教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惹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尷不尬、沒箇收場、如此來勸人家少年子弟每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

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爲鑒、詩云、

一臠肉味不曾嘗、已遭纏頭罄橐裝、

盡道將人無底洞、誰知洞口賺劉郎、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終